

石尧川里杏花红

文 / 马宝学



“暖气潜催次第春，梅花已谢杏花新”。古诗中梅谢杏开便是春，家乡石尧川却没有梅花。梅花的缺席，并不影响家让整个村庄有了诗情画意。它们不断现身，集体亮相，家乡石尧川就变了模样。

杏花刚开，我感到新奇，常常要想方设法折来几枝插在装水的玻璃瓶子里。母亲常常怪我淘气，我却毫不在意。那刚开的杏花让家里多了几分灵气和春意。我看着瓶子里的杏

院子里的杨树，转眼间，已是满树青翠，树冠成了一大朵蓬勃的绿云，绿云里住着燕子一家，小麻雀也来凑热闹，布谷鸟也在房檐上方执著地鸣叫。众鸟喧哗，却不吵闹，小院子分外的安恬宁谧。

西边的小菜园里，胭脂色的海棠花苞仿佛一瞬间盛放，成了雪白的精灵似的小蝴蝶。清风徐徐，一片片花瓣缓缓飘落在湿润的泥土上、青青的小葱上、菠菜青翠的叶片上，也落在我们被春风吹软的心坎上。海棠无香，可是空气里怎么到处弥漫着清甜的芬芳气息呢？

庭院春深，想起时光的流逝，有几分惆怅，却是淡淡的，人间好时节，一年里最好的时光应该就是此时吧。单衣单衫，轻便适宜。微风轻轻吹，带着清甜的花香，还有清新的草木香。

好多年没有在春天回到小院，而小院却依然是多年前春天的气息。虽然房屋在时光里愈来愈陈旧，却也会令人愈来愈想念那旧日的温柔和沉静。院里的树木和菜园还是老样子，仿佛多年只是一瞬，世界再匆忙，也只有它们一如既往地悠闲安宁，立足于一方微小却厚实的泥土中以平和的姿态迎接日月升降、月落日升，什么时候都兴致勃勃。

回到小院的日子慢而简单，像有一道无形的屏障把外界五光十色的喧嚣热闹都屏蔽了。“微风细雨一壶春，慢煎光阴一盏茶。”这时候，很适宜慢悠悠地煮一盏茶，拿一本书，搬一把多年前的旧旧的老藤椅，放在廊檐下，心思简净地看几页书，惬意地喝一盏茶。

这春茶也是蕴含着柔柔的人世情意，是特别的。前面院子的大娘从小看着自己长大，久未回到小院，乍一见，像亲人一样细心亲切。长途跋涉，舟车劳顿，从遥远的城里归来，想必会上火不适，就送来了她自制的新鲜的蒲公英茶叶。蒲公英是东边的河堤上挖来的，然后经过阳光和风的轻拂，仔细收藏起来，就成为了漫长日子里特别的茶叶。从前，在春天，我们总是会挽着小竹篮，邀上邻家伙伴，一起到河堤挖来很多蒲公英，慢慢晾晒，那曾是春天里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

煮茶的水是小院里那个古老的压水井里压上来的，还是从前的老味道，沁凉里有淡淡的甜。煮茶的炉子也是昔日的，蓝色的漆皮斑斑驳驳，有一面还凹进去了一些。煮水的壶也是旧的，把手却亮亮的，那是岁月赐予的包浆。尤其那几只茶

花，心里也如春天的天空般明净。粉红的杏花映照着家里简单的陈设，那景象让我感到无比温暖。

就在我还沉浸杏花带给我的喜悦中时，户外那些随性而生的杏花已经开成了一片红云。不管是三五成群，还是两两为伴，或者孑然一人，那一树树繁花都成了石尧川的独特风景。杏花开在莽莽苍苍的山坡上，那大山一下子换了容颜，活力无限；开在汨汨流淌的沟渠边，那溪流小河一路欢唱，奔流向前；开在红砖青瓦的村中院畔前，那村子、院落便有了一种古典的雅致。杏花的红虽然淡雅，但是却有一种独特的感染力。那些白里透红，粉白相间的杏花，如同繁星般绽放在枝头，绽放在石尧川的角角落落，也绽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

杏花渲染了石尧川的春天，也映红了父亲的生活。老家院边的崖畔上也有一棵古树。每到春天，这一树杏花灿烂成天边的一朵云霞。杏花的红把整个院子映照得古朴而典雅。几间瓦房，一道围墙，连同院子里父亲的架子车，母亲的猪草笼，墙上的木轱辘一起似乎都从远古走来，却满是生活的气息。这是石尧川里一座普通的小院，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的生活日常。

杏花正艳的时候，父亲总喜欢坐在树下歇息。皱纹已经爬满略显古铜色的脸庞，长满老茧的双手还残存着新鲜的泥土，一身泛白的旧军装上已经磨出了破洞，这便是我的父亲。他蹲在院边的崖畔上，一旁玻璃瓶子里的茶正在冒着热气。父在这里品茶吃饭，有时也想心事。他呷一口茶，看看杏花，望望远方，若有所思。蜜蜂嗡嗡忙碌不停，杏花随风缓缓飘落。父亲额头皱纹舒展，从不喜形于色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心里

慢煎光阴一盏茶

文 / 耿艳菊



盏，旧得让人想不起它们的年月，它们顽强坚强，在长河一样的时光里被无意摔掉过很多回，却依旧沉默如昨，和我们相亲相厚。

满眼的老物事，温柔宁静，像一行行节奏舒缓的诗句，时光在这里仿佛忘记了奔忙的脚步。想起起初回来时还有些踟蹰，平日里生活忙碌得像陀螺，哪有时间放下眼前的事情奔波千里回到小院，更没闲情来悠然地坐下消磨时光。但当站在静谧如昨的小院，听着清脆的鸟鸣，一下子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这是城市生活从来没有的感受，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城里，在车水马龙的热闹里，每天晚上都要紧张兮兮地定好闹钟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还生怕闹钟罢工，忘记喊醒疲累的我而耽误了第二天的事情。

时间在这个小院子里仿佛是无尽的，尽可以放下一颗心，心思简静地感受一阵清风的细语，品味一盏茶的微苦的清香。

在一盏蒲公英茶的清香里，茫无边际地想想心事，想想往事，也想想未来。匆忙的生活多半会让人心浮气躁，坐下来喝一盏，并不是浪费光阴，而是更好地前行，知道自己的来处，了解自己的内心，才不至于在生活的大河里随波逐流，迷茫无措。

拔，翠绿的竹叶在细雨的润泽下愈发鲜亮，仿佛每一片叶子上都跳跃着春天的音符。

走进竹林，脚下的土地软绵绵的，带着雨水的湿润和泥土的芬芳。低头一看，这里简直就是春笋的世界。苦笋、小甜笋、水竹笋，应有尽有。我望着这些形态各异的春笋，满心欢喜却又有些不知所措，毕竟我对采笋的门道一窍不通。这时，朋友走过来，耐心地给我介绍各种笋的名字和特点。我听着听着，就只对小甜笋上了心，心里想着苦笋肯定很苦，我怕是吃不下。朋友听了，笑着摇摇头说：“苦笋可是个好东西呢，不仅解腻，还能清火。”我半信半疑，可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在小甜笋上打转。

在朋友的指导下，我开始小心翼翼地采笋。采笋讲究的是技巧，不能太用力，否则容易把笋弄断。我弯下腰，轻轻握住笋的根部，然后慢慢用力，将它从土里拔出来。每采到一根笋，心中都涌起一股小小的成就感。不一会儿，我的背篓里就装满了嫩绿的春笋。

夜幕降临，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住处。大家齐心协力，架起锅灶，准备煮笋。厨房里弥漫着热气 and 春笋特有的清香，让人垂涎欲滴。不一会儿，笋就煮好了，我们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筷子放进嘴里。果然，好笋知时节，春笋的味道鲜美极了，有微甜的，有微苦的。

吃着春笋，朋友突然感慨道：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我嚼着苦笋，细细品味着其中的滋味，倒是觉得，吃点苦笋，对身体也是大有裨益的。就像那句“天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”，人生大概就是要经历一些苦难才能成长。这苦笋，又何尝不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种启示呢？它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，也能领悟到生活的真谛。

在这个春雨绵绵的日子里，我们与春笋有了一场难忘的邂逅。那些鲜嫩的春笋，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馈赠和生活的美好。而采笋的过程，也让我们明白了，生活中的每一份收获，都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和汗水；每一种滋味，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品味。

肯定藏有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。

歇息够了，父亲又开始忙碌。此时的石尧川已经进入了农忙时间。整理地块，把细糞土，均匀散开，然后犁地翻耕，这是播种前每家的必修课。父亲在地里细细耙过每一寸土地，他侍弄土地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倾尽所有，还生怕照顾不周。经父亲打理过的土地肥沃得像一床松软的棉被，只要撒一把种子，就能让梦想生根发芽。

那些地头的，路畔的，村里的，山上的杏花，开得洋洋洒洒，繁茂芬芳。春风拂过，风中全是杏花的味道。这些杏花灿烂了自己，也唤来了石尧川的春天。紧接着青草露出了头，柳树发了芽，小河唱起了歌，就连山上的牛犊、羊羔也在尽情地撒着欢。因这红红的杏花，石尧川的每一块土地都充满了希望，每一处景色都是一幅清新淡雅的画。

我常常沉浸在这杏花春景图中憧憬未来，想象着外面的世界。后来，我走出了石尧川，见证了世界的广阔，领略了城市的繁华，但是石尧川的杏花却成了我永久的记忆。

“寄花寄酒喜新开，左把花枝右把杯。”如今，石尧川的杏花依旧年年开，年年红，而我却再也不是当初的少年。又是一年杏花开，我只能在记忆中翻找熟悉的画面一次又一次去回放。

思乡如春日杏花，似陈年老酒，时间越久感情越浓烈，味道越甘醇。刚好眼下春意正浓，我想我该学着父亲的样子坐在繁花盈枝的杏树下，弄两碟小菜，斟满几杯酒，慢慢酌，细细品。那样的话，满眼春光归我，酒则一杯敬春风，一杯敬家乡，一杯给自己。

芳菲四月天

文 / 李昌林

时光推开四月的门扉
阳光抖落一身温暖
每丝微风都沾着花粉
每缕阳光都怀着春天的孩子

桃花浅笑，粉腮透着娇艳
樱花烂漫，香唇吻着云烟
那一抹嫣红，点燃云朵的脸
唤醒沉在心底的美好期盼

满树的梨花素洁如玉
如下凡的白衣仙女
在微风中舞动丝裙
那是冬天的雪花
又回到了春天栖息

田野的油菜花肆意泛金
似大地打翻的百宝箱
蜜蜂蝴蝶忙碌的身影
沉醉在这金色甜蜜的海洋

湖畔垂下万千丝绦
在风中轻舞柳条细腰
嫩绿的新芽
是春天刚刚别上的发卡

芳菲的四月天
时光褪去了昨日慵懒
大地在写一首抒情诗
天空在倾诉一场交响曲
所有缠缠绵绵的爱情
都已迎娶了春暖花开

城里人如今讲究吃野菜，什么荠菜、马兰头，一到春天便身价倍增。但说起香蒲芽，十个人里倒有九个要摇头——那长在水边的野草，也能入口么？殊不知这不起眼的水生植物，在乡下人眼里却是难得的时鲜。

香蒲芽初生时，外面裹着几层褐色的皮，剥开来，里面是嫩白的芯子，手指一掐就断，渗出些清亮的汁水来。这芽儿长到一拃来高便老了，所以采摘要趁早。

采香蒲芽要穿胶鞋，因它总生在浅水处。水是冷的，春寒料峭，踩进去，寒气便从脚底直往上钻。采蒲人弯着腰，一手拨开枯黄的旧叶，一手掐那嫩芽。动作要轻，重了就连根拔起，来年便少了。采回来的蒲芽，先要剥去外皮，那皮颇韧，指甲掐进去，顺势一撕，便露出里面的嫩芯来。剥好的蒲芽白生生的，排在水盆里，像一群挤在一起的小娃娃。

香蒲芽的味道，很难说得确切。有人说像笋，有人说似茭白，其实都不尽然。它自有它的品格，清而微苦，苦后回甘。生嚼时，先是满口青草气，继而一种清甜慢慢渗出，倒也别致。煮熟了，苦味大减，只余那股清气，在舌根处徘徊不去。

我们那里吃香蒲芽，最寻常的是炒。铁锅烧热，下猪油，油化后拍两瓣蒜进去爆香，随即倒入切段的蒲芽，急火快炒。临起锅时撒些盐，别的调料一概不用。这样炒出的蒲芽，脆嫩可口，那股清气愈发显出来了。讲究些的人家，会用腊肉同炒。腊肉的咸香与蒲芽的清苦相得益彰，确是绝配。我幼时家贫，腊肉是不常有的，母亲使用肥膘熬油，以油渣代肉，炒出来的蒲芽竟也别有风味。

除了炒，香蒲芽还可以凉拌。焯过水的蒲芽切碎，加盐、醋、少许糖，再淋几滴麻油，便是一道下饭的好菜。有时也用它做汤，与豆腐同煮，汤色清亮，蒲芽浮沉其间，看

童年谷雨种豆忙

文 / 崔忠华



“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。”槐花细碎的白瓣扑簌簌落在竹匾上，爷爷放下手里的柳条筐，眯眼望着东南边堆起的云山。“蚂蚁搬家，燕子钻檐，这雨脚怕是要踩到咱们麦穗尖儿上喽。”他搓着掌心的茧子，那些深褐色的纹路里，还嵌着饲喂老牛时的麦壳。

我蹲在檐下看蚂蚁排队，哥哥举着的竹竿，从槐树后头窜出来，惊起一群树上小憩的灰喜鹊。槐花似雪纷纷扬扬，落满哥哥的额头，倒像是戴了顶玉冠。“雨燕要来了！”他拽着我往打麦场跑去，布鞋踩着青砖缝里冒出的车前草，溅起星星点点的绿汁。

云头压到麦芒上时，雨丝像绣花针似的斜斜刺下来。我和哥哥趴在麦秸垛顶，看雨帘里穿梭的灰影——那些雨燕贴着麦浪翻飞，翅尖掠过的地方腾起细碎的水雾。新翻的泥土吸饱雨水，泛起油亮的光泽。哥哥突然指着远处：“快看！茅草地里长蘑菇了！”

果然，长满茅草的洼地上，星星点点的冒出许多小蘑菇，像小伞似的次第张开。我们滑下麦垛，飞奔到茅草地里，一边贪婪的深吸着温热的土腥气，一边采蘑菇。哥哥撩起衣襟兜蘑菇，我折了一柄初成的桐叶，雨珠在叶片上滚成晶亮的珠子，顺着叶脉一颗一颗的滚落。

“谷雨前后，栽瓜点豆——”爷爷的吆喝混着雨声传来。灶台飘出艾草馍的香气，奶奶放在门槛上的青花碗里，碗底沉着泡发的黄豆。我学着爷爷的样子，用拇指在湿润的土垄上掘出小坑，三粒金黄的豆种挨着放进去，它们像睡在摇篮里的胖娃娃。

雨歇时西天烧起晚霞，麦苗吸足了雨水，挺着碧绿的腰杆往上窜。奶奶挎着竹篮，里面放着新掐的香椿芽，她准备做“香椿鱼”，也好让爷爷晚饭时，喝一杯地瓜烧酒。

“明日该种丝瓜了。”爷爷用烟袋锅敲了敲墙根的木架，去年枯黄的藤蔓还缠在上面，风一吹就簌簌地落下。我突然想起什么，从裤兜里摸出颗圆溜溜的鹅卵石——那是在河滩捡的，石纹像极了丝瓜的脉络。

第二日天还未透亮，湿漉漉的雾气裹着布谷鸟的叫声在平原上流淌。爷爷扛着铁锹在前头开沟，我抱着装满瓜秧的瓷罐，深一脚浅一脚跟着。露水把裤脚染成深灰色，鞋底粘的泥块越来越重，走到地头时，鞋帮上已经结出个小小的泥馒头。

“看好了，”爷爷蹲下身，枯瘦的手指在畦垄上比划，“丝瓜喜阳，豆角耐阴，南瓜秧得离水沟三拃远……”他说话时，晨光正爬上他鬓角的白霜，那些皱纹里蓄着的，是跟土地打了六十多年交道的精明。

哥哥举着葫芦瓢来浇水，清水顺着垄沟蜿蜒，滋润着刚刚种好瓜秧的土窝。我忽然发现昨天种的豆子已经顶开土皮，两瓣嫩黄的子叶像婴儿攥紧的拳头。远处传来货郎的拨浪鼓声，货车上插的纸风车转出七彩的光晕。

暮色四合时，又是霞光满天，弯腰点种的人影被拉得老长，和正在拔节的麦苗叠在一起，光与风合奏出暮春的舞剧。哥哥把最后一把芸豆籽撒进土里，抬头指着天空：“快看！天河涨水了！”

隐隐约约中，银河像浸透雨水的棉纱，沉沉地垂在平原尽头。爷爷说谷雨时节的星星都是带着水汽，掉下来能砸出满地青苗。他揪一根田埂上的茅草根，用粗糙的大手捋了几下递给我，清甜的汁水在舌尖漫开……

春雨润笋 苦甜皆味

文 / 吴发炎



春天，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踮着脚尖来了。虽说已经过了快一个月，可残冬的余威还在空气中肆虐，丝丝凉意依旧能钻进骨髓。我和同事们却怀揣着对春天最炽热的期许，一头扎进了大山深处，只为赴一场与春笋的约会。

出发那天，天空飘着绵绵小雨，细密的雨丝织成一张轻柔的细网，将整个世界笼罩其中。也许是大山爱他的孩子，怕我们采笋的举动会伤害到它的根本，所以才洒下这温柔的雨帘，试图阻拦。可我们这群倔强的家伙，骨子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哪会怕这点困难？带上采笋的家伙，钻进小车，一脚油门，便向着大山奔去。一路上，爬坡上坎，车轮扬起的尘土在雨雾中消散，我们的背影也渐渐被甩进了大山的怀抱。

终于来到了那片心心念念的竹林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们都看呆了。漫山遍野的竹子，像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，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倔强地和周围的大树小树争夺着阳光。它们身姿挺

着就清爽。最奢侈的吃法是蒲芽炒蛋，蛋要土鸡蛋，黄是红的，与蒲芽一炒，黄白相间，色味俱佳。不过这样吃法，一年也就一两回罢了。

香蒲芽的时令很短，不过十来天光景。过了时候，芽便老了，嚼在嘴里满是纤维，只能喂牲口。所以每到春日，村里人便格外留心水塘边的动静，一见蒲芽冒头，便互相传告：“香蒲出来了！”于是家家户户的饭桌上，便多了这道时鲜。

香蒲一年年地长，采蒲的人却越来越少了。村里的年轻人进了城，谁还记得水塘边那不起眼的野味？偶尔回去，看见香蒲依旧在水边摇曳，只是再没有人弯腰去采。那些关于香蒲的记忆，就像它渗出的汁水一样，清亮亮的，慢慢消散在时光里。

水边的春味

文 / 于源浩

